

## 华都废嘢 WHAT DO YOU FEAR<sup>1</sup>

朱涛

郁！郁！Youth！Youth！

我们都老了，有所畏了。

悬置在法·伊斯特和法·威斯特之间，你常感到 D 啤、频能，甚至发蹄腾。

华都废嘢？

郁！郁！Youth！Youth！

We are all old, and fearful.

Suspended between the Far East and Far West,  
you often feel depressed, panicking, and frightened.

What do you fear?

走路是唯一喜欢的运动。原来能一口气走五公里，但近来稍走一会儿，就气喘。原来留一头长发，到某刻开始一根根揪两鬓间冒出的白毛。很快应接不暇，很快每次淋浴都冲走一茬。干脆剃光，与其苦苦挽留——它们仍会日渐稀疏——不如斩草除根，坦露反骨。但生活总会消磨掉所有不顺从：孩子呱呱坠地、嗷嗷待哺，爱人天天抱怨，责任和账单围追堵截。从青春期到更年期，走得气喘吁吁。以前曾相信怕与畏惧和怯懦无关，而是关于羞涩和虔敬；爱与占有无关，而是受苦和牺牲。但这一代人的最大特点是没耐心保持任何信念。从“文化热”走到“下海热”，从“新启蒙”走到“新时代”，很快抵达终点。有手段的数钱，有头脑的做国师，有情调的撸猫，剩下的——仆街 Poor Guy。本季花生骚 fashion show 和呃骚 art show 同时开张，每个人都好有飞士 face。货车穿过乡村公路，村民们倾巢出动碰瓷。惰性液体启动，没想到来的那么快那么近了，必须马上离开！电脑又中毒，只好格式化，一切归零。出门又忘戴口罩，病毒已成为一种空气成分，随时夺走呼吸。华都废嘢？当然不再奢望企及永恒，但是不是就该理所当然，任凭所有事物都失去意义.....

认识黄小鹏，始于饭桌上一个粗笑话。我说有位中国学者出国访问，接待方问她最近在干啥？她回答：fuck Deleuze！接待方错愕半天，才弄明白：她在读福柯和德勒兹，不过把福柯读成了fuck。饭桌对面的小鹏笑得咯咯的，忙和我加微信，当晚就把这笑话分享到他的朋友圈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后来我俩通过微信瞎聊各种事。聊社会、艺术和知识分子，聊社运中迸发的创造力，多么令人感动，等等。我们相约再见面，要么在柏林，要么在香港，一定好好喝几杯，不妨一起福柯德勒兹。

小鹏津津乐道于不同语言间的转译、误译，或可称为“篡译” TRANslation？例如他的近期作品：WHAT DO YOU BELIEVE 华都比利。现实中的事物，或正儿八经、或荒诞不经。人们一旦对它们习以为常，便熟视无睹、麻木不仁。对小鹏来说，“篡译”就是一根魔术棒，点化人们本来想当然、以为是平庸无奇、意义消失殆尽的东西，让它们穿越哈哈镜，镜像出另一种陌生形象和意义。正儿八经的可变为荒诞不经；荒诞不经的可变为正儿八经。“篡译”不是摧毁和剥夺眼前事物的形象和意义，而是赋予自由、激活潜能，让它衍生出一个“他者”，与原有事物形成对仗。在这对仗格局中，人们对两个版本的事物的读解经验都被刷新。

他约我为他策划的展览《Fear, No Fear 畏无所畏》写篇文章，我就开始认真想“废嘢，老废嘢”的含义。我同时为他收集了一堆香港篡译例子：delay no more 丢你老母（估计这个他知道）、bibliothèque 被逼裸体，等等。想囤着，做他下次来香港的见面礼。如今，不知他啥时候再来了……

小鹏，对现在的你，生命和艺术是否仍是个谜？还是你已经超脱了意义-无意义的尘世轮回？或者你即使看穿一切，仍会选择继续留在形象-意义的游戏中，把篡译玩到底？作为世界公民的你，大半生都在重重篡译中穿越旅行。如今你的离去，是否是对此生此在的终极篡译？

但你走得太匆忙，不辞而别。我编出这副对联，假托为你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辞别吧：

**Fear, no fear, delay no more; Graver la bibliothèque, fuck Deleuze!**  
**废嘢，老废嘢，丢你老母；割席未来，被逼裸体，福柯德勒兹！**

---

<sup>i</sup> 黄小鹏逝世后，友人们发表了很多对他的追忆文字。本篇试图摘取其中一些片段，加上个人论述，拼贴成一件“参展作品”，作为对黄小鹏的纪念。